

追忆江老师

2014 年 4 月,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。期间,我去黄庄,探望了黄美玉教授。门一开,黄老师站在那里,这么多年了,她基本上没变样,而且永远那样地和蔼可亲,当时她正在住院,因为江老师的骨灰安葬仪式,“获准”离开医院几个小时。

黄老师坐到办公桌前,打开电脑,我紧紧挨着她,开始一张一张地浏览起这些年来她和江老师的照片,有的是开会讲学,有的是外出旅游,有的是接待来宾,照片上有同行,有学生,有朋友,也有家人。

然后,黄老师把我带到客厅,我们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,她开始细细地讲述江老师走前的最后时刻,听着她的描述,我的泪水静静地滚落下来……

化学所时光

1981~82 年,我即将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。作毕业论文有几个选择地点,中国科学院是其中之一,当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的这个最高学术研究机构,并有幸成为江老师的弟子。

第一次见到江老师,是在中科院化学研究所,一个个实验室分布在一排排平房里,估计现在早已面目全非。

大学四年,进入化学所算是练真功夫了,面对这位化学界大师,我颇有些紧张,但江老师身上一点架子都没有,他高高大大,目光里充满善良,笑起来爽朗有力,这么多年后,我一直记着他那极具感染力的笑声和他笑起来那开心的样子。

我们讨论了论文的选题、方向,就立即进入了工作。江老师带学生很严谨,经常嘱咐我“要好好做学问”,他指导学生很有一套,总是在关键的地方画龙点睛,破解难点,但同时很放得开,由我自由自在地做实验,让我充分感到他的信任。

记得在化学所做论文的那段时间,我开心得很,象是一只小鸟飞翔在一个新的空间里,每天从江老师那里学习新的知识,在实验室里进行新的尝试,结果,在做论文后期,居然获得了一个小小的突破,被纳入了江老师的学术文集中。

“面试”我老公

大学毕业后,我一直和江老师、黄老师保持联系,并向江老师透露了希望继续深造,读硕士学位的念头。

江老师帮我联系了日本名古屋大学化学系,于是我开始到北京语言大学全力进修日语,周末就去江老师、黄老师家里练习口语,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。江老师不但教我口语,还给我讲解日本的文化、习俗,有日本朋友来探望,他们也会让我参加。回想起来,两位老师真是为我尽了无数心血,工作那么繁忙,周末的时间也都放在了我身上。

没有想到的是,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转折,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日语期间,我与也在那里学习的一位加拿大学生 JP,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,产生了感情。年轻的我,决定在继续深造与爱情之间选择后者,我向江老师讲明了这一情况,江老师宽宏大度,表示尊重我的决定。

1984 年的北京,涉外婚姻少之又少,我的选择在社会上、在家里都遭遇了强大阻力,我的父母坚决不见 JP,最后他们委托见识多广的江老师对我的老公进行第一次“面试”考察,在获得江老师首肯后,我的父母才逐渐松动,最后同意了这桩婚事,我也在 1985 年移居加拿大。

来访加拿大

江老师弟子无数,但“不务正业”的恐怕不多,我就是其中一个。

到加拿大后,我没有继续在化学上发展,而是去读了一个传媒学硕士学位,进入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作主播。

几年后,江老师应邀来加拿大讲学,在著名的麦吉尔大学举办了讲座,我也去聆听。那一次,我终于有幸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了江老师。

最后一次见到江老师,是 2010 年 10 月份,当时回国是为了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一套纪念加中建交 40 年的节目。我去了黄庄,在江老师家里聊了一个多小时,江老师看上去精神很好,没有想到,这次见面竟会成了永别……

每每想到江老师能够在解放初期毅然放弃海外优越条件,参加中国的建设,为推动中国化学领域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,每每想到江老师对学生的全力指导和精心栽培,每每想到江老师的正直、善良、豁达和超脱,我都会想,这是一位多么高尚的人,一位多么难得的导师!

赵黎@蒙特利尔

2014/11/05